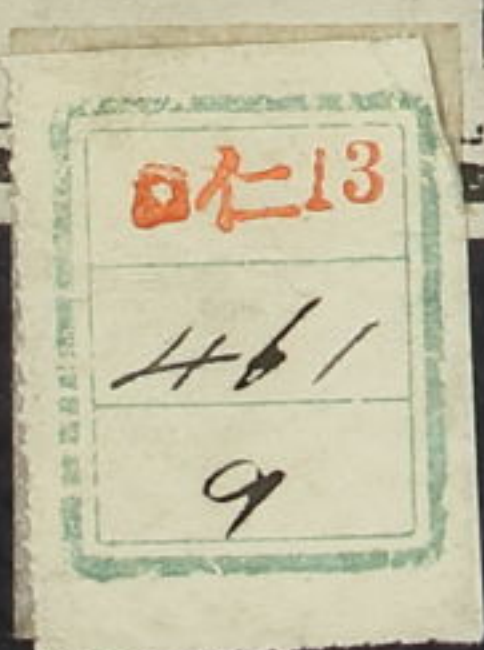




正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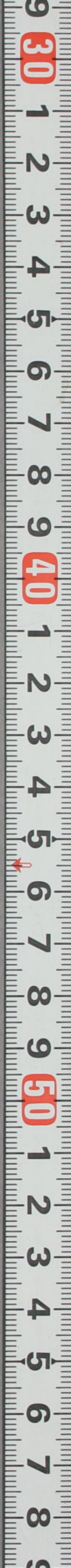
韓非子解詁全書

九



韓非子解詁全書

卷九



韓子解詁卷之十七

田刊有難勢第四十問辨第四十一問
第四十二定法第四十三說疑第四

四詭使第
四十五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起儀甫述

平維貞履信甫

全錄

山内鈍君齡甫

難勢

旧刊有第四十字議難勢賢之輕重偏言勢不言法
故韓子難之勢者非賢則法者雖非賢亦可守矣

原注此篇五反首言賢人必待勢而後行次轉則言勢
必得賢人而後用三轉謂賢勢相反勢治則不肖不能
亂勢亂則賢不能治末又言有勢則中主亦可以駁之
不待賢聖一幹而枝葉扶疏縱橫變化文既奇偉事理
亦盡先秦之文如此○孫
鑢曰文自奇特且有感慨

慎子曰

史記慎子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
十一篇史記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漢志慎子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難勢

明仁
481
9

明說
注
纂
錄

學
校
藏
書

陳深曰慎
激之詞

書四十二篇注先
申韓申韓稱之
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
螭螳同矣李昉云螭與蛇字同後漢魏書傳引慎子螭則失
其所乘也故舊刊脫賢人而拙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
肖而能服乎賢者舊刊服乎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
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
智之不足慕也夫努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喻勢位之足恃身不肖
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讀言身為官師也而民不聽至
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
眾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莊子說慎到曰棄知去己而緣不
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也荀子云慎子蔽於法而不
知賢注齊宣王時處士慎到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

賢不使能之道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
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
也

應慎子曰讀答於慎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

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不擇賢而專任增擇讀為釋陳明卿

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

之者龍蛇之材美也舊刊美下今雲盛而螭弗能乘也霧

濃而螳不能遊也夫有威雲濃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螭螳

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

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

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舊刊有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

人字
恐行

何以異
不問異以

馬之義也
喻中字眼

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兩已字之字誤皆指勢言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下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脫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喻奸臣得勢位則必先擇賢人而害之以掩蔽其惡也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舊刊成作乘增乘乘勢也始一行讀行一事也而身在刑戮矣讀言行之未曾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高誘曰患害也

廷評未作
未句絕評
林同

遷上喻中
李眼

只收一句
結前意

勢之於治亂本未有位也位者一定之分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以馬喻勢位臧獲王良喻人之賢不肖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治要無位字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治要有街字以刑罰爲鞭策治要無使字則天下治應王良句意桀紂御之則天下亂應臧獲句意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治要作追遠致速非知任王良治要作知任下司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治要脫治字復應之曰讀代辨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

人之所設
兼法度

太平御覽
紂不聞有
而學亦生
無亦字

賢者
事也

應之
人應之

為名
為名

又一轉說
問以辨論

一作十

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無為

猶無須也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

紂得勢而亂據焦竑本吾非以堯桀為不然而雖然非人

之所得設也結前意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桀紂不能

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堯舜而亦不能

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

也此自然之勢舊刊勢下有也字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

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增吾所謂勢者言人之所得設也則何以

賢為何以明其然也又轉折過下客曰山云客曰字必人

有當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陷刺而俄而又譽

其子曰吾子之利物無不陷也有應之曰舊刊有應作人應

以子之示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

與無不陷之矛為名字句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

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

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于世

而一出是此肩隨踵而生也讀言雖千世一出猶足為比肩

氏春秋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

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齊策千里而有一士是比肩而

立百世而一聖世之治者讀言世之不絕於中相繼而出也

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原注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

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

總釋一句
警喻餘文
上意

至仲魯收

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也一作世是猶乘驥耳而分馳也分馳猶背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隱括隱括也荀子拘木必將待隱括注正曲器也通雅曰荀子隱括之側多曲木操邪者為隱括止方者曰括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

待越人之善海遊者讀言善遊海者也旧標遊一作浮是已見說林上以救中國之

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

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甚矣品彙甚作明評林同夫良馬固

車五十里而一置置驛也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

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增案日致計凡而致也所謂駕馬一駕則亦父之也何必待

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

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內則棗栗飴蜜飴羊之及楚策注米藥所必苦棗亭歷也旧

米調以餌之吳注小顏急就章注以藥消取汁而煎之漢弱為飴形怡怡然此則積辯累辭離理

失術兩末之議也讀兩末兩端也增案失中也修務訓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奚可以

多適之者
何必甘苦
三味而已
言難雜外
簡有中主
宋一作宋

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論一作語

問辨

旧刊有四十一字

原注務在破學士之言而伸其刻核之說今按此二句張賓王之說也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辨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增宜上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讀言應接敵人之詐也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

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

原注漸音尖沒也按顧反也又駟衍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

化索隱曰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

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而遵學者之智

行作尊是

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

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安發

殺矢已見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

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

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

折儀約字則羿逢蒙以五

寸的為巧

旧刊作功誤無常則以安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

行不以功用

旧刊作公用非為之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安發

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

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

亦見六反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問辨

六

聖賢作長
以音義無
厚猶無邊
也

韓林田鳩
楚大夫不
知何據
鳳卿按言
智聖人
一見立取
將相非有
歷下官顯
大功而後
遂被看上

評林毛伯
支元也用
桓功臣不
用義渠令
按不知何
謂

聖賢近世
官使童二
在國老境
誠何心哉

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捨之行別辨爭之論而莫
為之正法術之士不能正辯士之妄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
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章彰同莊子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荀子注無厚言厚
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
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者舉大之極也山云又
見呂子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旧刊有第
四十二字

徐渠問田鳩

漢藝文志云田侯子三篇八墨家本注先韓子古今人表田侯子師古曰侯音求在魏文侯前

曰臣聞養士

旧刊作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讀不藉下之力而求遇

襲下不歷

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不以事功而求今旧刊作陽

成義渠

古今人表載陽成晉渠在扁鵲上叙中中位蓋春秋末人明將也而措於毛伯措

通因也增毛伯當公孫宣同聖相也而關於州部增關由也
作卒伍俗寫誤也史起至相也讀陽成義渠毛伯公孫宣同州部未詳州部又
見五蠹篇顯學篇陽成義渠燕策陽成燕地燕世家燕將
渠諫王喜伐趙疑是燕人姓渠名渠封陽成者公孫宣同無
考五蠹州部之吏操官兵顯學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
猛將必發於卒伍楚策汗明謂春申君曰今
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注集韻部統也界也何哉田鳩曰此
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行術之故也旧刊有日足下獨不聞
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以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
率於聲詞也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
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上旧刊無
明主上之備哉堯之於舜尚試之白按大錄況於其他乎試
明君也之於卒伍州郡而后至將相開國之君皆然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服禮行修行退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問田

七

智

讀藏智也

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

而殆於軀何以効之

舊刊効作效增効白也

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

起而削亂秦行商君

山云行如吳語卒伍既具無以行之之行注猶用也

而富疆二子

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

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

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也

原刊

生作主也作矣讀謂吾請諭汝也增戰國時稱學士年長者曰先生孟子於宋輕亦爾山云孔子柳下惠互以先生相稱

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

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

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必思以齊民

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凶

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

旧刊利身者

貪鄙之為也臣

不忍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

讀卒

福我也增幸猶愛也

然有人傷臣之實

殺身為國非子本色

定法

旧刊有第四十三字批本蘇子曰荀卿欲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譚異論有以激之

也吾於韓子亦云

原注申不害相韓王術商君相秦主法二家之後遂為韓非也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

可程也

讀不可優劣也

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

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無也皆養生之具也

以申商之衣食

刑罰

要略訓中
者韓昭烈之
佐也韓昭烈
國也地城民
險而介於大
國之間晉國
之故禮未滅
韓國之新禮
重出先君之
令未收後君
之令天下新
故相友前後
相繼百官百
亂不知所用
故刑名之書

所也

國之喜尚如此。夫焉得不泰。今中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言不可失也。增豪士賦序注。引作此人主之勢也。殺生作生殺。法者憲令著於官府。

刑罰必

於民心

賞存慎法而罰加乎

發令者也此人臣之

所也

人正
字刊
脫

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

問者曰。

原接上文
不別撰

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

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

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延申不害不擅

在其法不
在新法

後二其三
今二則三憲

今則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也。雖十使

用昭
術侯

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

有法無法
能以治國

不
故託萬乘之勁

庚子年

增合作

十七年韓世家昭侯八年
年申子卒間十五年此差

申
年而不至於

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

中不害有術而
無法故韓不洽

其法同下有飢令篇

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

告
奸
字
讀
恐
脫

而實遜位而回其罪賞厚而信則重而必是以

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彊

作旧
强刊

同然而無術以知數則以其富彊也資人而已矣

利臣因莫
士一字

字看也及者公商君死

事見和氏

惠王卽位余法未敗也

張儉以秦殲韓魏

以楚殉韓注言以死從之

惠王次武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九
卽位廿歲以秦殲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趙韓魏而東

攻齊五年

增六國年表秦昭廿二年伐齊次年又破齊廿七年伐齊剛壽欲以廣其陶又昭片二年封而秦不益尺土之地

魏冉於穰復益封於陶索隱定陶也

增尺土或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

增秦昭四十二年拔韓少曲沃

高至明年拔汾涇明年取南陽明年取十城范雎傳秦封應侯以應號為應侯秦策吳注括地志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後

策應侯失韓之汝南蒲坂圓謂以韓子國策推城其汝南之

之索隱引劉氏云河東東臨晉有應鄉誤也

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

地則私封立呂子注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

人臣及用其資後范張等藉以為資故乘彊秦之資數十年

而不至於帝王者術故秦不王法不當作雖勤飾於官

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舊刊別提主用申子之術而官

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申子言又

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

謂過也增言此言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其明焉以一國耳

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安何也言

假耳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

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

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設言以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

成而病不已增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劑藥也而

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

勇力也舊刊也上有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

首之功為醫正也故曰三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此篇大意言申

商偏干法術故不能善治

說疑

舊刊有第四十四字增據下文疑當作擬

原注此篇專論今世之權臣情狀著明心術微暖弒君傾國之由說盡姦臣態度先將自古人臣賢不肖說起陳深曰將言姦臣之事先說賞罰麗明則姦臣退聽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能生功止過者為大大上禁其心是原脫非字今从

舊刊賞無功之人罰不幸之民非所謂明也賞罰不當固賞有

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言侯民有功罪而後乃在於人者也

侍人而不知恃已能生功止過者也明主先民用法故能

者原注功罪在人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民無則賞罰不失落第一等原注功罪在人我無心焉非

其次禁其言小言其次禁其事破四擬不假今世皆曰尊主

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戰國多虛僞四者皆失真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

必以仁義智能也言假仁義智能之名以濟己故有道之主

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增威合作成詭

地之所以廣戰士也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執

也舊刊作所以法也者官之所帥也帥率然使郎中曰聞道

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讀道乃上

能也言近臣聞道為勢而國中倣效者至易也文有缺誤增

道術也言使自近臣以至竟內皆聞術見法者是似難也而

非所謂難者也主能執術官能飭法管者有扈氏古今人

氏下師古曰即與啓戰于其者有失度謹堯氏共工有孤男三苗有成駒失增

度狐男成增有侯修增墨子築於推哆大戲疑推哆即侯
駒未聞增又云推哆大戲手割兕虎指畫殺紂有崇侯虎晉有狐優施
人按古今人表作雅修叙下中等增此六人者亡國之
名也增蒲坂圓曰趙本狐優施狐其姓乎增此六人者亡國之

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微其善增

外貌似小心謹而中心險賊也說苑內實頗諛諛通險外貌小
謹管子小謹者不大立也與此義異讀小謹以微其善言務
持小節以為己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增以沮嘉謀也善禪其主

以集精微增禪當作揮揮牽引也言為臣巧揮誘其主構設奸
之以聲色狗馬盪淫主心不違亂為增荀子注擅與禪同此

言善擅制其主以集成微密難知之謀也或曰禪當作憚荀
子注更也此言巧換入主意向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
也山璠云當作癉畢命注病也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

右之類者也增必多此人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

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

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

不肖如墨白矣若夫增舊標論古人臣用若夫字說起而斷

簡若增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顓頊衛僑如狐不替重明董不識

千隨勢光伯夷叔齊增山璠云呂氏春秋堯舜得伯陽續耳

由伯陽注老子也恐誤秦顓頊疑即秦不虛也衛僑如狐不替重明董不識

狐不替莊子大宗師作狐不偕重明疑即靈甫也通鑑前編

注引大記舜年二十孝友聞於人有友七人焉增雄陶方回續

牙伯陽東不替秦不虛靈甫常輔翼之又陶淵明聖賢傳轉

錄載七人與大記同而云為舜七友並為歷山雷澤之游

策顏觸曰舜有七友注引淵明集吳注七人又見皇甫謐述

士傳不替或云不識不虛或云不空尸子無靈甫蒲坂圓曰

此類不可深考或後人所妄造之鳳卿按古今人表作栢陽

師古曰舜之友也見尸子通雅曰續身即續牙舜七友之一

也戰國策顏觸曰舜有七友注七友維陶方回續牙栢陽東

又周十亂
隋太顓

諸本時
作世

不嘗秦不虛靈甫也見陶潛聖賢群輔錄尸子止載六人班
固人表載五人師古曰秦不虛或作秦不字維陶作雄陶
此十二人者此十二人皆清介不污之臣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
與之天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讀食穀大
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上雖
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不奉令之民明此十二人者
舊刊脫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許林許由卞隨務光
訛增莊子荀子呂覽韓詩外傳鮑也山璠云疑草莽音
焦飭行非世抱木而死不必改字或饑餓於山谷伯夷或沈
溺於水泉評林秦顛頤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評林
不仕聖王不得之以爲臣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史
隨季梁左傳桓陳泄治左傳宣楚申胥強諫無考蓋指數日

手斥異處
見孔子世
家注失考

九人專國
之臣

策吳子胥史此六人者此六人皆輕死之臣皆疾爭疆諫以勝其君言
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合舊刊評林合作勢讀如言而不聽
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語當作讀以言從之以其威
舊刊無其字讀言抗威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足
以從其語也從繼也異處首足增要首腰領頸也呂氏春秋要領不屬首足不難爲
也增難畏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忍容忍也當今
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舊刊作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
僑如增晉字疑行蓋衛子南勁原脫勁字增周紀周子南君
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臣贊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
于魏後惠成如衛命子南勁爲侯也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
茶下文云太宰欣取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
鄭單氏取周是

准下句法
無白字亦
可

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偏君下亂治援外以撓
內親下以謀上舊刊親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
禁之若夫昏亂之君恐脫能見之乎讀言不能若夫后稷皋
陶伊尹周公旦大公望管仲隰明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此
作范蠡大夫種逢同逢同越世家索隱莖登吳語注宋司馬華費
宋而敗登奔此十五人者此十五人皆聖智之臣其為臣也
舊刊作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原脫白字子
為其臣道也增莊子天下人我之養畢足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
而止以此白心管子有白心篇進善言通道法讀言說道術法令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
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以身以安主以其主為

下文作情
舊刊並作
若夫字法

高天泰山之尊喻處至尊而以其身為當作受下壑谷融消
之害評林深澤之地讀融消水之澳洳如融之大者增山云
與源委字通舊刊陳本害作卑下同鳳卿按當作融通劉熙
釋名云山旁隴間曰洞洞猶桶桶狹而長也小山別大山曰
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讀明名也而身不難受壑谷融消之害
如此臣者雖嘗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
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姓姬地志滑在洛州緱氏章昭公臣鄭
王孫申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左傳荊芊尹申亥申無字之
子楚語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鄭尹辛
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蒲坂圓曰案此
與少師並彼以穀陽伍必有所指而韋注引隨少師越種子
即大夫種以子呼名者吳王孫頌諸本作雄而墨子與此同
章子盼子類舊刊作子吳王孫頌王應麟云黃池之會吳晉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七
十四

淮南子云
鄭子陽剛
毅而好罰
也舍人有
折者則長
罪惡誅之
因制狗之
驚以殺子
陽此剛猛
之所致也

爭先雄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呂氏春秋云晉陽成泄
吳王夫差淖于王孫雄太宰嚭則雄亦嚭之流耳晉陽成泄
智伯齊豎刁墨子校注易牙通雅云易牙名巫見孔穎達左
臣威齊豎刁貂省文易牙傳疏何子元云名亞則牙之轉
音也巫又亞之訛古牙與互通或音之訛此十二人者之為
楊子作狄无不能齊不齊之口即易牙也其臣也其字恐衍十二人當作十人加種于亦止十一人耳皆
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拚蔽賢良以陰譖其主退則撓亂百
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說音悅雖破國
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奪君之志而况昏
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
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評林趙與韓分西周為二西周各為一列國也增威公西周桓公之子史無此事蓋周室衰鄭子陽古今人表載鄭相駟子陽在下蓋史官失記耳鄭子陽名駟字子陽也史繇公殺其相子陽

江評作聖
王明王

子陽之黨共殺繇公增參檢莊子列子及呂子新序似鄭君遇弑不諡者故汎論訓注鄭君也或曰鄭之相身殺
國分為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
靈王無道棄疾入國為亂三軍叛之王自投乾谿隨以於荆其并於越智伯滅於晉
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見十過五公子爭立增七日上合有六十字史記桓公尸在牀
上六十日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聖王迂許而亂主近之
一本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主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
外舉不避讐山云左傳襄二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
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並疑故一舉而能服諸侯
其在記曰增見堯有丹朱見孟子楚語注而舜有商均楚語
舜子封楚語注啓有五觀楚語注啓禹子也五觀啓子太康兄弟觀
於商洛洛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

於洛汭傳曰夏有觀扈見昭元年鳳卿按商有太甲太甲湯

古今人表太康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

之所誅者增莊子堯殺其子舜流母弟孟子辨之訛言舊矣武王有管蔡管蔡文王子周公兄

之訛也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

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圯類也類族也堯典方命圯族觀其所

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呂望傳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

中箕子管仲縲紲之誤字林三合縲音墨鵬賦何異糾縲楊

縲紲也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伊尹寧戚百里奚之倫然而明主不

益其卑賤也以其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利也從而舉之身

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無術以知姦也而任之以國

脩內云人主之故小之名卑地削降敵大之國以身死舊州

族不明於用臣也此以下方夫無數以度其臣數術也言無

之術而舊刊必以衆人之口斷之陳本無必字衆之所譽

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陳深曰不以獨斷而隨衆毀

要結左右故爲人臣者指姦破家殘賊音粹貨也世楷本作

行賄賄內構黨與外接巷族巷恐共以爲譽從山璠云從讀曰

作頌容迂評譽字絕陰約結以相固也相從約虛相與爵祿

以相勸也原脫也字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文田

之喝二類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

或曰多忌字衆歸而民留之以譽迂評於國發聞於主主不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六

周以衆
明者其字

能理其情因以為賢評林使虛譽聞於人彼又使譎詐之士
 外託為諸侯之寵使舊刊評林託作假增言詐為諸侯使者
 為秦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增鎮重也為
 者此也讀填通填補其空缺以文飾之迂資之以幣帛使諸侯使
 評文氣豪宕無中生有設事形容
 校而淫說其主見存韓微挾私而公議所議者託為至公而所
 為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原旧注本國左
 主說其言而辯其辭其虛辨以折為此人者或曰者天下
 之賢士也内外字今从迂評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
 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尊當作掩裁抑也而樽節之樽評林
 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眾又有姦

邪之意則姦人旧刊作臣增姦人之愈反而說之曰原注他
 逢迎者設言黨與之說奸臣如此增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
 即黨與說姦人也按俞忍諭反反覆
 旧刊作聖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增言必生長於幼弱
 君明王晉語晉公从長幼注從幼至長也長展兩反也疑世字誤世
 及父子曰世兄弟曰及或曰言非成長幼弱之主而輔佐之
 正其昭穆續其業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偏上殺君而求其利也彼曰
 何如其然也尚不敢正言因曰原注黨舜偏堯禹偏舜湯放
 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
 王之情貪得之意也旧刊得下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
 自廣措也言安為之也增管子詭俗異俗大言放行難而天
 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

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陳深曰姦臣之黨又說以之所聞田成子

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

單氏佐敬王以伐王子朝韓易牙之取衛子南與焉者誤韓

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當作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廢

然舉耳以為是也莊子注廢然疾起見讀故內構黨與外據

巷族集韻據收也上文作聚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

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其國讀易去聲輕

也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

也則不明於擇臣也陳深曰主意記曰周宣王以來以國數

十其臣弑君而舊刊脫取國者眾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

外作者相半也原本脫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

主也難從外起而身死國亡者猶若夫轉法易位轉法去制

色損益制度之類易全衆傳國最其病也漢魏晉唐末何

法令爵位舉其國土衆民以傳之者最其下者也病言可深

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羣亡馳騁撞鐘舞女山

國猶且存也評林言能明於臣之所言則恣欲無不明

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或曰自當

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

樂冬日畢心夏浮淫水嬉為長夜恐脫之飲二字山本信有

御觴長夜下累飲字是照累法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簞灌其口進退

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
殺戮如此其無度也陳深曰何至如此豈有如此而然敬侯
饗國數十年子立十二年卒無富強淫侈事兵不頓於敵
國敵國所加兵也地不虧於四鄰評林不為敵國所侵奪也內無君臣百
官之亂作群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
噲召公奭之後也後賢者地方數千里廣大持戟數千萬作十
持戟見孟子不安子女之樂子女美也不聽鐘石之聲言無好色耽樂之意內
不堙汙池臺榭評林堙開築也讀不字衍外不單弋田獵言不好起上木荒田獵又
親操耒耨以修畝畝躬親勸化農桑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
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陳深

曰燕噲何嘗如此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
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
為人臣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評林多用以譽之使身得進用
於君其奸一也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評林廣推私恩小惠以動衆心使歸附亡其奸
也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評林連結朋黨互相標榜免恐寬評林施恩獄囚而解脫其罪自作威福者其姦四也
有務奉下直曲讀奉行民所毀譽以取媚於下也恠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
目者隱居放言評林務為異言異服左道惑衆者其姦五也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
聖主之所禁也主原去此五者則躁詐之人險躁之小人不敢北
面談立當作立談或曰謂談說立朝也評林不敢陳於王前也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

迂謬奇
作俞有味

三桂

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

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以截之彼

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闊其臣也適從也讀適主也言不使

疑之事則姦臣無由而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反列子注

故曰孽有擬適之子孽齊之類配齊偶也延

有擬相之臣龍臣傾政卿也臣有擬主之寵莽操之類楊升

有疑妻之妾妾有疑適之子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比今本語勝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注原

疑物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政政卿也枝子配適大臣擬主

大臣專權故曰亂之道也左傳閔公二年辛伯諗周桓公辭枝

周記曰見穀梁傳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

孽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山世璠曰

當作疑上則上無意下無怪也上下守法四擬不破則損身

滅國矣

詭使旧刊有第
四十五字

原注詭者相反也謂世主本心欲治而所為常相反也

層層覆說皆憤激之詞總為當世尊虛名賤法令破士

之懷一私學議上之法令者一氣說到底文字奇恠

不厭重複俞說俞奇○評林歷論治道之得失詳明切

當真能發前人所未發乃天下之奇也陳明卿曰能以

冒頭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

以得民也利之所在民心歸之威者所以行令也威以畏之則名者上

下之所同道也帥之以名上下交趨甚於求利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此三

物為中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
急務賞罰不忠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
賞民不從故民不從其所賞罰與法令反三者非不存
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常舊刊脫與其所以
為治相反也此句一篇之大綱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第今有賤
名輕實者世謂之高世人却謂之高士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下
少之而簡上不求見者簡簡傲也猶小臣稷之於齊桓評林徵聘而不就也世謂之賢
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無利無利者世謂之重法令
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鄉官爵所以
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隱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
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囚之罪者俠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

是以教亂
之道貴而
行之足以
致治之而
不

也其其求利也甚下掩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絕者焉得無嚴
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總收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
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
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詭反今下而聽其上上之
所急也聽從也而惇慤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寡寡窮困
能自振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昏愚無所敬上畏罪則謂
之怯柔弱無言時節行中適當其可謂之時讀謂則謂之不
肖無二心私學與下文有二心務私學相應聽吏從教者則
謂之陋難致謂之正辭召難予謂之廉辭爵難禁謂之齊軌
克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惠非
日齊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二十七

還評險
字句

同讀險字
何絕
立心義險
言語反覆

可行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群謂之師徒閑靜

安居謂之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敏疾於事也險躁佻及覆謂之

智增佻偷通苟且也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類似也猶贗也類名

非汎愛天下謂之聖通明也言大不稱言大不副行事而不可

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也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

勝衆下之漸行如此下民之風尚漸靡如此人則亂民居鄉

出則不使也出仕背使令也上宜禁其故滅其迹而不止也

又從而尊之故亦迹也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是教下之人亂上

凡上旧刊評林脫上字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一字句下

層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安靜之士也而躁險讒諛者任被任用也

四時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彼智傾覆者使世率用

者者今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嚴居非世

者顯隱居非世却顯名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孝慈

繡刻畫為末作者富織細奇工者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

廣者戰上也今死戰之孤旧刊作死士與事通饑餓乞於道

祿不紹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無功者賞祿所以盡民力

易下死也易代也言賞祿以易民命也難一云臣盡死今戰

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密評林露足也詩而士箴視手理狐

蟲山世璠云左傳僖十五年夫狐蟲必其名也增蟲即古蠱

賦侍者蠱媚五臣注作治媚馬融廣成頌古治字作蠱字可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三十一

迂評
字句

證或省作蟲入姓也詳希姓錄鳳卿按視手理以上吉凶春
秋之前已有之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為魯夫人之類
是為順辭於前者為誤言曰賜賞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
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嬰嬰城之嬰
策注猶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也定音軌說文姦
完諸韻書通作軌數御猶數進見也增倖偷倒置飾邪主妄
予則偷幸難二民偷幸而望於上按謂險佞小人得親近
家法直言名刑相當刑形通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
而愈疎遠正人誚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增施讀曰誚
策注沈州謂欺曰誚吳注誚徒案反或作誚按從與縱通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
府也讀備難救荒也按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
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言主上無術不得索出夫陳善

奸人賴
而富

田利宅者所以厲戰士卒也顯學夫士所以陳良田大宅說
陳字旧刊脫厲字而斷頭裂腹播骨平原曠野者據旧刊補無宅
容身身死田奪軀歛又而女妹有色有美大臣左右無功者
擇宅而受擇田而食墨子今有平原曠野於此被甲嬰冑將
有寵者並無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
功而受恩也職介冑之戰士而間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
名位安得無危位官夫卑名危位者旧刊脫必下之不從法令
有二心務私學及逆世者也戰介之士有時死事故隱者以
旧刊務作無古字通用墨子書多有惟無字又犧牛錦衣
作唯母母無並讀曰務今按上下文並無務字而不禁其行
不破其群以散其黨或云以當作不增又從而尊之用事者

過矣

用事執事也不

上之所以立廉耻者屬下也

屬讀曰厲見孔子家

語荀

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

讀十八字句

不待次而宦

旧刊次作文欠文耳言士大夫為利忍耻而遣女妹宦於權門私相結義彼為先容其兄得不

須資格而超拜高

賞賜所以為重也

恩重而戰鬪有功之士

貧賤

而便辟優徒超級

增辟讀為嬖優徒俳倡之類超級越次也

名號誠信所

以通威也而主掎障近習

言為近臣所掩蔽也

女謁並行

並當作比增近習女謁並

行六字句障字句

百官主爵遷人

群臣各自為私也二柄落人臣之手

用事者過矣大

臣官人比周不汰行威利在下

言人臣擅為威福也增大臣行恩威於在下之人上篇所

云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是也內儲上權借在下

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

令者

山璠云脫所字

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

也而士有心私學

准上文折務字

嚴居密處託伏深慮

不出仕者似有深慮

密密謀徒感反猶窟處易曰入于坎窞

大者非世細者惑下

熒惑下民

上不禁又從

而尊之以名

化之以實

化貨之也言實之以利祿之實也

是無功而顯無

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心私學者焉得無

託脫託字

深慮勉

知詐

旧刊有與字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及者耶

旧刊耶作也凡亂

上及世者常士有心私學者也

讀言平常如此也

故本言

謂所建議之主

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

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

道由也

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

言小中法

也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

曲惠小仁起下觀伺

聖賢成群造

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

當作下

上不禁寒又從而尊之是教下

不聽上不從法也

造言見王制

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

富

陳深曰一篇之目在此二句

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

勝下也

原注人情感於拂意之事則憤懣之詞不一而足言之重詞之複蓋號呼窮極以求紓其不平之氣而不暇詮次耳如韓子詭使篇不過曰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兩言足矣乃至數千言而又多重複不次不如是不足以發其憤懣耳故文字不在簡省往復為難次而不次為尤難次而不次惟深於文者得之

韓子解詁卷之十七終

韓子解詁卷之十八

旧刊有六反第四十八字

說第四十七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趙中

山内鈍君齡甫

全錄

金澤

市嶋敬之維顯

六反

旧刊有第六反四十六字

原注同孟春云通篇分節雖多見一片文字主在破世學之論賤虛名貴實行是至妙至奇之文陳深曰一正一反一柱相形至末陳明卿曰秦文善反覆推解而練局未大惟韓文能大賤虛名貴實行總以破學士輕法之論又曰此韓子板文也微覺筆重但取新子練字耳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

焦竑曰降北戰敗而走也而世尊之曰貴

生之士學道立方

同上

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

新刊韓子解詁

卷之十八 六反

焦茲曰方類也私學其道而各立其方遊居厚養年食之民

也楚漢下年百姓注取也荀子粹然唯飲食之見注愛欲

賈無所牟大利詐林牟食之民飲利也漢書富商大

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詐巧以取解事之名偽詐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行剽見史記暴傲之民

也增傲古堯反行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礪勇言刻意為勇

兼人之勇力也增礪音歛廉絮也諸本從石山云互作拳毛

詩無拳無勇傳方也圓按齊語拳勇股肱之力注大勇為拳

吳都賦覽將帥之拳勇注與權同讀昔子礪石石有稜者韓

也管子礪者瘞疽之礪石今字通礪零年切音廉石有稜

韓詩地風北門傳仁道者四礪為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

評林作天民是

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讀任譽此六臣者世之所譽也

凡曰兩易並叙只是赴險殉誠殉誠以身殉已誠情也

節之民戰守致效而世少之也解見卷四曰失計之民也

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讀全法不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

力休而食生利之民也財利之所由生也而世少之曰寡

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又作毅作慤慤會慤

而世少之曰愚癡之民也意關重命畏事思非焦

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挫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八

賊遇族原本遇作過今從旧明上之民也難三云子服而世

以之曰調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為無益之民

六而世譽之如彼上又云云以此云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

毀之如此之謂六反而總上文布衣循私利法今從旧而譽

之也上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利謂百姓循私

害譽之也上墮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害謂

貴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安貴之士索國之

富強不可得也決不可得王制公云貴虛名而不覈實行之

貴之毀譽既不足憑人主亦墮於俗而禮之賤之好惡相非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或曰愛矣之

誤又云愛字上脫不字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說山

沐者墮髮而猶為之小也以所去者少而利者多也

大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山云憊疑痛誤小彈痊

飲藥則身不活病小已矣所病有治亦然譬亦如

今上上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以原注無法而禁則

文必有鄰矣鄰間日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

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陳明卿也

豈盡人然乎非子豈不擇言也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增之猶其也今按女

費裝之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

子之澤乎合非父子以恩合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三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出猶言由也相愛謂
仁惠是求人主之過於舊刊脫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舊刊作思謂論議思惟
讀不熟論恩之厚薄也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受聽聖人
之治也審於法禁禁令以示之戒也法禁明著則官法并
章云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也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彊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
本用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
無私而賞功罰罪也使士民明焉明猶信也解此理盡力致
然則功伐可立也而爵祿可致爵祿至作致而富貴之
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

危至矣其力盡而不望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
以霸王也此句總結上而斷曰刊也作矣衍不字右治
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盡力而
不忠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陳明卿
利以事其君非上臣懷利
大姦必知則備則知猶覺能知人之奸偽必誅則止不知則肆
不誅則行大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白金於市雖
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也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取
敢作攫攫取也懸金於市懸法之喻故明主之治國也衆
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恥廉恥
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品景同母今本誤作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四

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萬萬倍父母積愛而

令窮不行吏用威嚴而民聽有從字嚴愛之策一作亦可

決矣唐可見愛則令不行如威嚴而民畏也五蠹布帛尋常

其大利也行身則欲且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

威安平則盡其力言君之求於臣難盡也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

不聽關猶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效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

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言捨恩愛而故母厚愛處子處

善可以厚愛處多敗推愛也原旧注推行也父薄愛教子多

善以厚愛處嚴也威則法行而民畏用恩則法弛而民玩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彊以苦勞旧刊陳本批雖

犯旧刊犯作當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

言窮困則憂勤而衣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大饑歲荒

作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喻仁言佚豫則急故法之為道前

苦而長利永佚仁之為道偷樂暫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

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旧刊仁人之相憐也言能

恩學者之言皆曰輕法旧刊品景作刑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

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旧刊

惠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非利即害故

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五

五

五

五

五

治末聞脫
又字

遷評為子
淵說

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孔子曰惡不仁者其為仁
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不
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猶無是故決賢不肖愚知
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原注刑罰明
至之法揆也孟子上無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
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奢靡也故曰重
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陳明卿曰此言刑
衆非止為一罪人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悍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
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原注賞功又勸一國受賞者
其利甘嗜也悅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

治重罰

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
以止姦何必於重哉後世在止之人此小察於治者也夫以
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一設重
刑者行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
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原注刑重民不以小
利蒙大罪舊刊蒙作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
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
品景焦茲曰民慕其利之大於罪之小則輕忽之故先聖有諺音畧例黃帝巾机銘云予居民曰不躋於山
而躋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音畧例黃帝巾机銘云予居民
上搖々恐夕不至朝惕々恐朝不至夕競々懼々日懷
人莫躋于山而躋于垤圓謂太公兵法作黃帝曰競々業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六

日慎一也又人間訓堯戒曰戰々慄慄日慎一也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呂氏春秋人之情不覺於山而覺於垤注垤蟻封也蟻封鼻小人也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誅民必易之

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舊作弄

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舊刊有是字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

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為舊刊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溢美之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又說難

民者不可上不愛民賦歛常重則用不足則當而下恐上當

怨故天下大亂此字以為足其財用而舊刊以加愛焉雖輕

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舊刊實字罰固已足

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厚愛之薄稅然而輕刑民易猶之亂

也不免夫富諸本作當誤家之愛子原注以治家設喻貨財足用舊刊作財貨下

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言侈泰則親愛之則不恐

不恐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舊刊此雖財

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愛厚當作厚凡人之生也財用足

則墮於用力上治懦舊刊治則肆於為非民輕犯非財用足

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脩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

農曾史亦已明矣舊刊無已字結一句見人心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

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譬如老

聃也故樂貴在天子在在位之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

行之字

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樂未必以
舊刊有天子為足也增假令足民不能使之富足如為天子為字
 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此正說治道適其
 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
 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
 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私恩小利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竊則盲者不知讀謂不皆默評林品景作嘿則暗者不知覺而
 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盲者無所視暗者不能言也不聽其
 言也則無術之者不知不任其身也任職則不肖者不知聽
 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

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
 則罷健效矣罷上健兒可分別也罷弱也效顯也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
 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
 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世主舊刊作庸主
 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
 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
 功然則虛奮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戰國策云說士多奮辭謂過當太言
也旧刊作虛舊增称先古而無實者矣

八說旧刊有第

原注此篇說之法處甚細密句
 句精神字々斟酌小心之文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八說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不棄故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
重身謂之君子謂之君子枉法曲親曲曲救之謂之有行謂之有行棄官寵交
謂之有俠有俠者猶云大也增有俠疑游俠有海音相近如觀
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按虞卿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旧友魏齊間行去趙即是離世遁上遁謂
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盜不棄者
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
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
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敗國
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
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二

也字
也字
也字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此一句是綱無術以任人無所
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脩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
原注任人而使居勢位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
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言言勢為其私急則君
必敗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脩士者使斷事也脩士者
言言勢為其私急以愚人之所信處治事之
官而為其所然言言勢為其私急則事必亂矣故無術
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脩則旧刊有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
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原注門戶
山云內儲上聽有門戶則臣壅塞案亡徵用人
可亡也管子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

評林後
行間有
能字

三

上賤得言貴故蘇人不敢欺故智者不得詳欺陳本旧刊作詳詳通計功而行賞
 程能而授事也程品察端而觀失察人心之微有過者罪有能
 者得得德通故愚者不得任事得字智者不敢欺說
 愚者不敢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增士之明察者不可以為令大民不盡察
 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大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
 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
 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舊注立於水之枯也增說
登山焚歿又見莊子荀子申徒狄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為
負石而赴河注負石自沉於河
 耕戰之士故人主之所察舊刊脫智士旧刊有盡其辯焉人

四

五

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陳本遠功
 之行索國之富彊不可得也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不能脩孝慕
 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不四大有私便人上有
 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虛而明法
 度塞私便而功勞重人之有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錯
 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字師法也疑不信賞功以勸民也
 而又尊行脩則民之產利也墮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脩以
 貳功索國之富彊不可得也

摺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鉞原旧注言國軍異器方楯也鉞箭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十

方楷鐵鉗不相稱適也鐵鉗之無鉗者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

焉後漢注曹節傳謝朓曰左傳距踰三百古稱行杖人曰五日中而

也故侯不當彊努趨發也左傳作鼓騶發發騶矢以射也善者

干城距衝禦難也墨子干城傳干打也箋云干也城也

荀子強國是渠衝入尤而求利也注渠大也渠衝攻城之

案汜論訓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衝以守注隆高也衝所以

尉繚子城上之備無蒙衝而攻無渠衝而守是謂無善之軍

渠立程丈三尺冠十尺辟長六尺二步一答廣九尺表十二

尺又云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狹者三尺夫長

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

葉五寸弟渠十丈一梯合而考之渠亦物未詳其制又案

墨子連弩之車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鉤管博

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又云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為鐵鉤距

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以鉤客穴者又費營孔傳當築敵

壘距埋之屬秦族訓守以待渠壘而固攻以待隆衝而拔諸

書所用渠距字義不同未知所從不若埋穴伏索

齊策舉衝櫓注衝陷陳車正作輶不若埋穴伏索

而人眾者則築大堙以陷之公羊傳及乘堙而趨宋城左

傳晏弱攻萊堙之環城附於堙注堙土山也堙子作堙內伏

城上為三四井使聰耳者伏而聽之審知穴之所穴而迎

之又云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人縛柱施火以壞城又云

鑪素素以牛皮鑪有兩鉤以橋起之又云穴內口為鑪如

衝之疾鼓素惠之必令明習素事者勿令離鑪口本經注

排素也古人極作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急也

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畫故

有挑挑而推車者推車謂不翼牛馬也原旧注挑音亮

挑音挑挑音挑挑轉刻削之器也以音挑挑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十一

銚即推輪也上古摩屈而耕也山云爾雅屈小者銚音遙莊子銚鐸於是乎始脩齊策操銚鐸與農夫居隴畝之中注屋作鐸圓案秦無把銚推耨之勞注銚芸苗器說文錢銚也古田傳錢銚也七遙天字與銚同耨亦芸苗器說文錢銚也古田器也莊子作鐸汜論訓古者剡耨而耕摩蝦而耨注蝦人蛤摩令利用之耨說林訓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舊注以屬為推輪恐誤

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古字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言賢人之治國因時立政有通權之道也法所以制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法有難易有利害乃其常也立法

警一

不能盡美當擇其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攻傷者軍利多害少者為之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攻傷者軍之乘原田注乘謂其半也鳳云乘當作垂甲兵折挫士卒必傷而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謂除髮增山云已見六及案秦策扁鵲請除注欲去其病為人民也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原注摩者旋而成圓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益一作易以音誤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貴賤而遠利也無心何不能為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者境內之事

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

不求清潔之吏而勢必知之術也臣之奸者必知則奸無所容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原注不能前知預設也旧注

不可為衆之為注非母之然而弱子有僻行邪行使之隨師

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

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有子者不子母之

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

評林引起人君施愛不如嚴刑意明主者通於富彊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

聽治富彊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

患紀綱不紊計得則外無外虜之禍兵強而故存國者非仁

義也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殺而易誅者也慈惠則

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殺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反殺加於人

不忍則罰多宥赦好予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被下

其憎者必起怨心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

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

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結一句有力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

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無開財之源何以能富今學者之言

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

說明主不受也兩應上喻意最妙

書約而弟子辯

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誓古三萬言班固

譏之曰便辟巧說破壞形体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強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鳳卿曰其哉腐儒煩說經也法省而民頌簡陳本作說曰刊頌作訟只是身所以招秦燔

以聖人之書必著論言明著其論也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

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

也陳明卿曰須知秦之愚者與後世別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

故智慮力勞二字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掌君庖者也則厨人輕君而重

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正樂官之長則瞽工

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左右寵幸

評林重
下有於

之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親聽而制斷在下託

食於國者也讀託食寄食也管子明法曰牛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饑不寒又小患成則無事上之意意欲

不宰於君則小尹使也言不可制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

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蛟鼠同威萬金

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荀子監門也御有上之君族注主門也

旧刊土誤說人用說猶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以重已不可

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

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義行理行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

九章章句
二字陳深所
加見迂評上
層後人施之
正文冒

得人主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恩厚大
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選官棄級讀襲級循資格也
官爵受功受授也言有功者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
重臣也陳深曰重臣者權臣即前言重人也

八經舊刊有第

篇內多恠句譎字蓋言術也韓子嘗曰術者人主之所執羣臣不得而知也故多微語故謂之經蓋亂世之文也春秋之末戰國之初恐未至如此然御臣之術盡於八篇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人情好賞惡罰故賞罰可用賞
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
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

則權濫主上賞罰下其則威分出田常為是以明主不懷愛而

聽不留說而計說音悅言明主聽政計事要肅法嚴律不得執者所愛所悅或曰心頭留人之說為主

又計他人是故聽言不參則權分聽臣言而不參則奸非真參聽也

智術不川則君窮智術不川則君窮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原曰注不

其用人也鬼原曰注如鬼之陰密陳天則不非原曰注不測誰能非

鬼則不困原曰注既陰密誰能困之按困合勢行教嚴逆

而不違明主戰民用其死力是於人情為逆然民尚進效事是賞罰必也原曰注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

毀譽一行而不議原曰注毀譽一行故賞賢罰暴舉善作

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

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

取有光廷
本作因

謂衆人
曰鬼

如惡使民耻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評林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必知之知當作加

右因情旧刊無右字下勸此旧注有一日收智字

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原旧注用君

例三
在文

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原旧注用君

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評

收衆人之智也讀智臣之一聽而公會讀一聽即使臣之以

也令之公也如歲會計會之會按會猶統制也聽不一則後

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

則上脫
後時於
前四字

取讀其意取裁之也策策止留不决也一聽則用墮廢之累墮

行省不覺墮廢中如夜故使之誠諷定而不怒讀諷誦也言使

是之言也衆皆知此言之出於其也也是以言陳之出必有義

籍讀言君下奏言者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

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規

也信人者合符結即上會猶不親言不躬親為之而況於力乎

事智猶不親言智之緣事而用者如上文曰而況於懸乎讀

如懸斷之懸事者故非用人也非合不取同同則君怒讀言聽

責其用也故專責任其人而不使羣臣使人相用則君神神

則下盡讀言用人必使推薦而其推薦得賢則賞不賢則罰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十六

下盡則臣舊刊有上字不因君而上道畢矣讀不因君言臣不得

右主道結智

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

者字 審公私之分別利害之地舊刊在也評林別作審讀地

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增墨子子姓皆從

有魏其跪起如子姓列子子姓兄弟舊刊作大臣顯賢原主

母君幼稱制后姬倚寵相害子姓則疆庚逼兄弟則公子擅

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讀顯如顯學之顯

求見者世謂之賢賢者顯名而居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原廢

亂輒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廢適不爭

原舊刊注不令權籍籍籍下文之外不失兄弟不侵原舊刊注權籍

也下下一門大臣不擁得權注權恐擁字擁壅同禁賞必

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內外也外內外曰畏原舊刊注

皆畏增四隣大臣君所畏者為借其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

愛之言聽讀所愛言后姬子弟此亂臣之所因也因緣以外

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置諸當作請吏讀外國言州

其所親或重帑之利也增戰國之時多借外國之請

以得官者如外國之所請而為吏者其人有罪則特重罰之

罪則并為之請謂者罪之則大臣左右不敢賣官也帑妻有

也人所愛重以徵羈旅僑土重帑在外殷紀子則帑妻左

幣所藏吳注幣擊通詩經子孫也則外不籍矣籍亦因也爵祿循功請者俱罪請者皆有罪也則內不因矣內臣無所因外不籍內不因則塞矣說文完姦也外為盜內為完官襲節而進襲節循資格也以至大任智也州部卒伍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讀質以親戚曰鎮鎮其志也曰固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貴幣固也或眩重幣而枉法此參伍之所必用也管子明三本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故國父母墳墓所在固也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歿而不我欺也注人既變本而賢者止於質讀賢哀墳墓則其心固也評林固堅其節也賢者止於質讀賢拘故曰止貪饕化於鎮遂其欲故曰化於鎮姦邪窮於固恐小制則下失讀言隱忍不制則小不除則大誅讀言小奸

大誅名實當則徑之讀經直遂也生害事次傷名則行飲食讀姦人有不殺則妨事殺之則妨名者則行醜毒而竊殺之故諱而云飲食也不然而與其讐則看讀言若不醜之也此謂除陰姦也讀言不當顯戮也姦人從則使其仇殺之也法令言之故曰陰姦也林附蓄奸邪緊曰詭曰易詭言變詭下車以欺也易言者自消也緊曰詭曰易見功而賞陳本評林而諛見罪更易上令以欺下也增行毒見功而賞見功作易均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也曰遊禍其患隣敵多資讀言四隣敵國僂辱之人近習曰狎賊謂宦者評林左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罪之人則亂曰益增也其患微幸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踣曰卷禍臣交爭權威後必有起

亂者猶卷物而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讀言私家隆盛脫易不自神曰彈威脫易輕脫也彈彈也單落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也讀人主不知之字則有劫殺之事此下辨防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孔子曰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非子甚言之也增廢置之事以下別段廢置猶黜陟也言臣之用舍專出於我則國治聽敵國而用舍者反之故明主獨斷論其功罪而使資籍吾勢以事敵國是制人不制於人之道也此段覆說上內外一節眩目無主也言臣為君憎則務外交以震眩其君而其愛者亦事權貴而竊行其姦如毒藥之由中發也評林此正謂起亂也

右起亂

舊利無右字旧注曰亂起揚慎曰捐畫

李淵曰
公孫龍曰
得人之情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評林參以謀聚眾之謀揆伍以責失讀行參之其謀而極之於伍然後行參必折增度行參伍之術以謀多可有所考以責其失也行參必折黨者以責有失者折折誤分散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讀言且折使不敢也瀆上也怒言折之微足以知多寡足訓可原本作多誤增黨多山猶可知也故禁之於始不至怒之前不及其眾起亂不除則大誅觀聽之勢其微在比周而賞與旧刊有也字陳誅罰而罪同上讀言下比周則賞其與眾殊者言會眾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地又參驗之以人事物四徵者符也乃可以觀矣可以得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澤手澤之澤習常也讀澤利也變易以示下而

執見以得非常當作其常言不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莊子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讀近習專
臣縣吏之屬喻之令戒懼不黨權臣也舉往以悉其前即
明詭使以絕驕池增池慢也荀子橋池者人之絕其外泄之志
通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疏遠也握明以問所聞我所
同倒言以嘗所疑論及以得陰姦嘗試探也內儲上倒言及
人之奸必倒設陳以綱獨為增言設開言路以為我行之法
言以逆探之設陳以綱獨為也讀有所設陳以為其獨立行
事者之綱紀也評林設諫以來諫以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
誘避過讀明說明喻禍福也過禍也避卑適以觀直諫順適
從人之言以觀進宣聞以通未見也評林廣宣人之聲聞以
言者或直或詭

通未見之士鳳州曰作鬪以散朋黨臣下相忿深以整眾
先為聲聞警不知者作鬪以散朋黨則不黨比深以整眾
心則深當作深言探知一人之隱事泄與以易其慮故使奸人
黨者而變似類則合其衆陳過則明其固固知罪辟罪
其姦謀以止威使奸雄知專權之罪陰使時循以省衷增以時循漸
更以離通比讀言下既知罪而能避非則不可用威但當陰
其衷漸令更易以離其黨也下約以侵其上侵其相室約
離通比絕交通阿比之路也其官屬增索言約束在下之人
人侵犯其上之人也如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吏
是則上下不通比也即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
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讀比下即廷臣官屬軍吏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八

上即相室廷臣兵士遣使縣吏即中后姬也君與下相比約
結而使其侵犯其上也如是則重人不能壅塞故謂之條達
盡是矣若一泄之則術取臣之道

右立道

孫鑛曰此篇搜
畫用術之事

五明主其勢在周容其猶是以喜見原注見謂則德償讀多

也按他臣賣怒見則威分故明王之言王當隅塞而不通周

容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原注

之十得吾之一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隣

難測故曰上道謂過賞失過誅讀謂過行則

比然也伍連言什伍相屬也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上下交是

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利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

名生也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

必聞矣

右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字法乎用督貴用則邪說

上當蔽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謂理外士人云疑

人然乎疑詞千人不可解也愚者信千人之言吶者言之疑

辨者言之信李攀龍曰亦姦之食上也食猶取資乎衆

乎辨而以類飾其私黨類人主不厭忿而待合參其勢

也合則其勢皆為下資也此下正說御臣之術有道之主

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因以行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辨

楊下文不當
主怒之怒或
戶當怒

讀欲售
計故發說
非

不留朝言放逐辨上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或收
之誤一曰此說大而誇窮端讀端即會衆端之端窮故姦得
而怒讀其心怒也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
猶報政之報効也當說必貴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
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下文云明主之道臣不
廣議以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納
信已怒則察其所構納使我怒則必有所欲構也評林構合
也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微讀言我被臣論或喜
變之後而論之則毀譽之情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以避
或公或私皆可得其微也罪原注雜陳衆說以待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敗政無副
君之自擇欲以避罪

言於上以設將然將當作特讀言以事副其言以設將然之
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諫言其
以諫也兩諫猶必任其一語作謂不得擅行必合其察故姦
不得况衆諫乎無道進矣道由
迂評行作施

右聽法

陳子淵曰此篇臣巧詐以伺君君設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

評林法令不立故

法之息也上聞也

官之權重由無法也

上聞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

前言奉威權以行而莫有能抗其前者也無前無過之者也奉重無前則微多故富

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原旧注能任

賢於官

原旧注能守官則賞於功言程王喜俱必利讀其言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二十二

上
廷評其作

人主喜則薦與所薦俱必不當王怒俱必害臣言不中程則賞也按并賞舉任之人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公選舉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俸同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故曰民口輕也延有司之類官之重也相及任事者毋重勢也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言執政大臣也私使其利必在祿賂無求賄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刑不當罪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所云是反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誅一作謀非誹同五蠹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得賞然後有榮名也有重罰者必

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右類柄

楊升庵曰此篇大意言上明則法行法行則無重人而賞一秉于上民自畏其禁令而法無不行矣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

謂行義仁義也分謂半在臣下慈仁聽則法制毀治也

二句

民以制

制為上所繫也畏上而上以勢卑下卑卑下之也故下肆狼

觸狼舊作狽

狽狽以武禁而榮於輕君之俗讀儒俠類謂之輕君之俗則主威

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

評林行法令自慈仁故下明

愛施而務賕絀之政

原曰注務為貨賕今按當作賑給言臣

救是以法令墮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絀以疑法

秦大饑應

死之草著以活民王不聽曰無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王

功受賞是亂之道也與此相發

為不故君輕乎位

君失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常度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二十三

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

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讀行義之者不以顯焉名不

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誅譽以勸

沮名號賞罰法令法度三隅名号即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

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言大臣有尊君之行

右主威此三字

王世貞云八經每篇逐段為支節意不相屬詞不照應

非一片起伏首尾之文也孫武子書亦然一句一義如

串八賢織珍碎玉間錯而不斷橫簾會一處若非此

韓子解詁卷之十八終八篇則見此但用字用句顧崎嶇謠怪不可為後學

之國後弱為有道之國前弱則尊主威後弱則下

